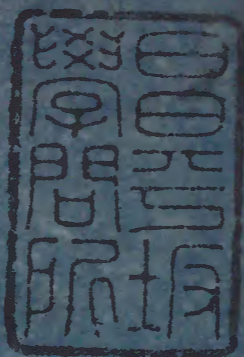


# 宋元通鑑

第卅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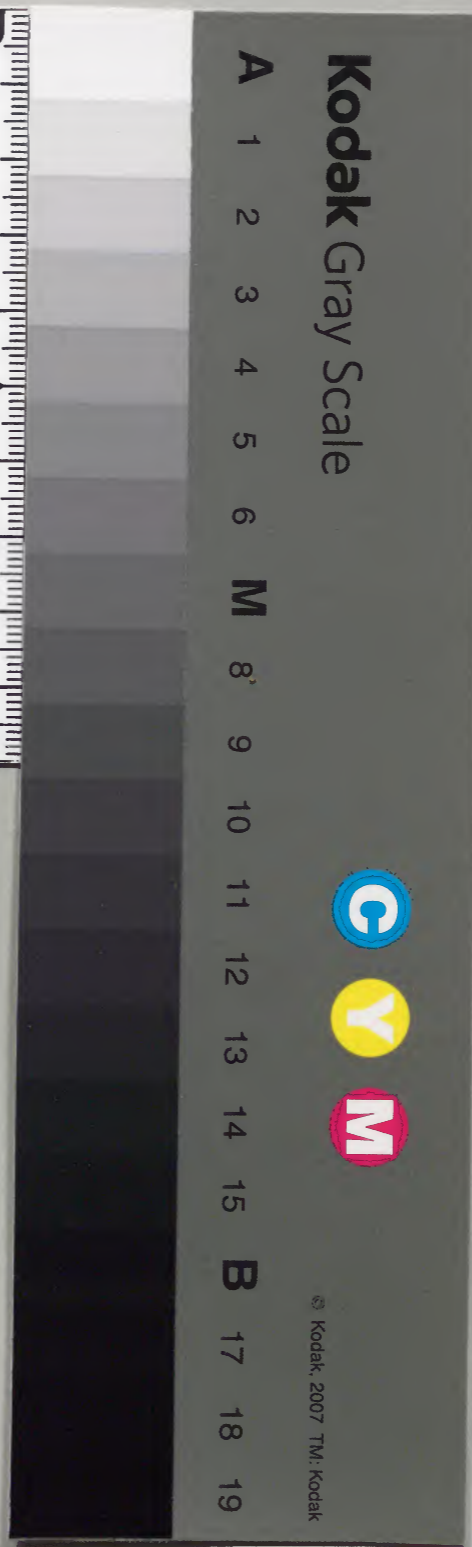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八函	二一七	漢書
六架	四八七	冊號類

內閣文庫		
六四函	二一七	漢書
一五架	四八七	冊號類

新刊納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7
冊數	48 ( 33 )	
函號	284	47





宋先通鑑卷第九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七 起戊辰至庚午凡三年

寧宗六

淺草文庫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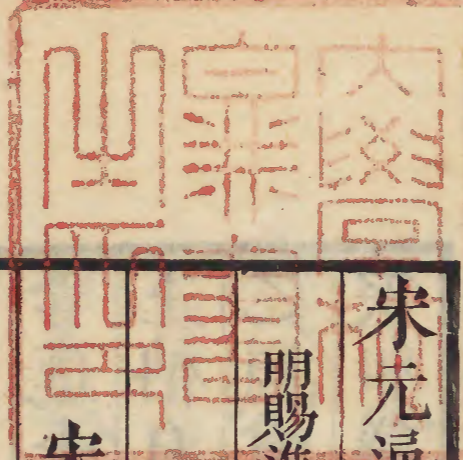
葉時等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留中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召

倪思權兵部尚書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

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

史彌遠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宜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詔韓侂胄定策功，命史官自紹熙以來，侂胄事迹悉從改正。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戊子，復秦檜王爵，贈謚。己丑，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

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柟持書索侂胄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

通鑑卷九十一  
淮陝侵地。

論曰韓侂胄罪惡貫盈誠不容誅矣晚年欲假恢復以蓋其平生而不量時與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不宜哉但宋竄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舍恢復亦何以爲國故李壁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追崇岳飛醜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奈何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亡矣

益深侂胄之罪

召江西常平提舉袁燮爲都官郎遷司封燮入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

沈煥舒璘

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時史彌遠主和熒爭益力臺論劾熒罷之提舉鴻慶宮熒與楊簡沈煥舒璘師事陸九淵得聖學宗旨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為姦夏四月戊午再貶陳自强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閏月

皇太子侍立

葦中國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丁酉以旱求直言五月辛酉親策進士議臣請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克考校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疏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六月王栴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乙亥衛涇罷甲申林大中卒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

發、凜乎不可犯。歷官僉樞，贈資正殿學士，謚正惠。秋七月癸丑，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僉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

婁機

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甲午，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江淮流民。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己未，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親征，撻覽授首，是以與和。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

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和議詎可恃哉。

遷大學正真德秀爲博士。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殆盡。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

李道傳

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李道傳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於是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入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上嘉納之。初道傳舉進士。調利州司戶叅軍。徙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畧不爲動。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叅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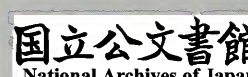
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詔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已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以呂祖泰補上州文學。祖泰赴貶。匿襄鄧間。至是侂冑誅。詔雪其冤。特有是補。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塋。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



且未能塋吾母為憾耳。乃卒，尹王栴為具棺，斂歸塋焉。改真德秀為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時楊長孺為宗正丞，德秀請之，見其案上有詩文一編，一覽遂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士。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而已。因言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呂惠卿輩，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十一月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求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卒，元妃李氏黃門李

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遂奉之即位。戊午，右丞相史彌遠母喪去位。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庚午，再貶李洙信州居住。是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向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叅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僉書院事。鑰上疏曰：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拏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

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黠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使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二月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戊子，大風，熒惑入太微垣。三月丙申，雨雹。辛酉，罷漳泉福三州興

通鑑卷九十七 宋紀 九  
化軍賣廢寺田、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夏自是益衰、夏四月、蝗、戊辰、汰淮襄忠義民兵歸農、金主朮濟殺其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五月丙申、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

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六月辛卯、京湖制置司言、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秋七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為令、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八月乙丑、以安西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減公私房廊白地錢什之三、十一月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水利、十二月己巳、賜朱熹謚曰文、初太常博士張洎議曰、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熹足以當之、宜謚曰

文公三議  
而謚定

支忠、吏部考功郎劉彌正覆議曰：熹有功於斯文，宜特謚曰文。蔡元定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不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三年

金大安二年蒙  
古太祖五年

春正月甲辰，下詔諭羣盜，又詔

戒飭監司郡守。

丙午，雨土。

二月庚午，詔楚州武

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三月庚子，賜彭龜年

謚曰忠肅。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夏四

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官軍大敗。己巳，詔臨安

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槨。五月乙未，淮東賊平，詔寬

恤殘破州縣，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六

月丁巳朔，日食。李元礪數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

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

辦李燔曰：寇非吾民邪？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

將按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

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

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李燔平寇

馳辯士、論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秋八月、夏侵金、  
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  
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求濟新立、不能出師、  
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冬十  
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  
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  
以老罷。丙寅、湖南賊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峒寇  
悉平。武學生羣訴京尹趙師、罷斥罷。金主求濟  
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  
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

宋武學生  
與太學生  
並著直言  
之節

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  
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求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  
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八 起辛未至癸酉凡三年

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 春正月己丑敘州蠻寇邊

丙午詔湖南江西諸州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考縣

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二月乙卯李元礪伏

誅壬戌以羅世傳擒元礪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

乃授通直郎尋復叛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

臨安大火  
五月三日

焚民家  
凡數見非  
細故

劉燻

金納哈買  
住

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閏月丁未大風。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于蒙古。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燻乞開偽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己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秋稅。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

金且不暇  
延使而我  
奉之不休  
可作笑柄

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叅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六月丁亥遣金礫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減京畿囚罪一等更定四川諸軍額。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敘用。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

日襄宗、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  
 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  
 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  
 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  
 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九月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丁丑、詔  
 附會開邊之人、毋得敘用、閏月、蒙古主既破撫州、

蒙古取金  
 西京  
 蒙古子朮  
 赤察合台  
 窩闊台

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  
 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  
 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  
 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  
 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  
 于獲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  
 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  
 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  
 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



衛卒

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弃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十一月己酉朔、日食、金徒單鎰初為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元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

金徒單鎰

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九 宋紀九 宗七  
四  
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

人才寥落  
極矣能不  
慨然

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十二月辛巳奉議郎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秘書省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人才之盛衰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寧宗七 五  
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

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

通鑑卷九十八  
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年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

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旣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

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五年

金崇寧元年蒙古太祀七年

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

倍役法著為令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

官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

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

古之難也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

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

蒙古拖雷與赤駒駙

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

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夏五月安南

王李龍翰卒子昊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

其壻陳日熒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

十餘年而易姓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

殍滿野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六月

月乙酉禁銅錢過江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

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

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

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參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八月甲戌朔。御後殿復膳。九月丙午。太白晝見。已酉。有司上續編中興禮書。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

十一月辛酉。享太廟。壬戌。郊。大赦。十二月壬午。

詔蠲州縣橫增歲額。國子祭酒劉燾。乞以朱熹語。

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均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春正月甲午。宇文

紹節卒。紹節字挺臣。成都人。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周悉事情。素與韓侂胄不合。贈少師。謚忠

惠。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爲令。三月癸亥。樓鑰罷。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爲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爲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

通鑑卷之六十一  
遼王改元  
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爲遼王改元  
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夏四月丙子以章  
良能參知政事甲午復法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  
人不預五月戊辰修慶元六年以來寬恤詔令  
夏侵金保安慶陽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  
爲右副元帥六月乙亥詔刑部歲終上諸州未決  
之獄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秋八月金主復  
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  
虎與其嘗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  
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

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  
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  
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  
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  
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  
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  
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  
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  
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  
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

金完顏石古

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

金鄭氏

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迫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詔。九月甲辰，蠲京湖諸州逋負二十八萬餘緡。閏月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  
乙未、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已詔、冬十月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卽位、會金國亂、不至而還、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

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袿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

木華黎

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邊，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魏、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九 起甲戌至丙子凡三年

寧宗八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

司遣提舉皂郊博馬務何九齡率諸將及金人戰于

秦州城下敗還 三月丁卯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

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

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

張徠

之而訟丙于朝謂有異志故有潭州之命丙至潭政  
尚嚴酷轉運判官張徠劾丙不報 庚辰金國來督  
二年歲幣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  
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  
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  
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  
之怒邪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  
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

着眼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  
主乃以其故主末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  
三千與之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沿海諸州貧民納  
鹽 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  
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金以僕散安貞為山東安撫  
使 金主將遷都于汴左丞相徒單鎰曰鑿輿一動  
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  
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  
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  
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

月以直學士院曾從龍知貢舉從龍疏奏國家以科  
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  
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  
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  
要涉獵未精議論䟽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  
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金主  
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  
諫者皆不納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  
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  
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

和爲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  
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宮乂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  
素温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  
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旣張遣使  
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  
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  
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  
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  
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  
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

薛極

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六月辛丑、以旱命諸路州軍禱雨、司農卿薛極疏奏、其略曰、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怠荒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矣。甲辰、詔諸路監司守臣、速決滯訟。秋七月甲子、以鄭昭先僉書樞密院事。乙亥、金迫于蒙古、遷都于汴、遣使來告。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

宋自遣使以來不知凡幾矣譬大盜行劫于路而開門以延之歌舞以樂之又譬虎在深山擊鮮以進之割肉以啖之至蒙古大伐金金已垂亡猶遣使不休是盜已斃猶跪拜之飲食之懼其復出也庸已死而

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

擊鮮割肉  
如故懼其  
復咆哮也  
愚哉愚哉  
獨不虞更  
有真盜其  
庸如蒙古  
者耶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戊申，安丙罷

衛涇

蒙古蕭也  
先

知潭州，以資政殿學士衛涇知潭州。涇奏為張栻請謚，下太常定議。九月壬戌朔，日食。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荅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荅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荅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冬十月壬辰朔，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十一月丙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五  
成命浙東監司、發常平米賑災、傷州縣、罷四川制置  
司所開鹽井、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  
海農家子、銳頭蝨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連鐵  
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  
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  
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  
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  
德田四于潭等皆附之、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  
附于蒙古、興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是歲岳珂著  
程史成珂飛之孫、霖之子也、又為籲天辨誣集五卷

岳珂

天定錄二卷上之

八年

金貞祐三年 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戊子、申嚴銷金鋪翠之

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壬子、蠲平江等五郡逋負

米、釋其繫囚、金僕散安貞至益都、敗楊安兒于城

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

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寔經

歷黃擱、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

走岬嶼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

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

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金時青裴淵葛平揚德廣王顯忠附焉時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宋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未

金承暉死節

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

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知婺州丘壽鶴奏爲呂祖謙請謚、下太常定議、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龍僉書樞密院事、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初、太常博士孔焯定議曰、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請謚曰宣、考功郎楊汝明覆議、栻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博士議是從之、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制置使董居誼却之。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  
北。蒙古史天倪取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九月辛  
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冬十月乙未。命六部各  
類赦書完恤事。下諸路監司推行。夏取金臨洮。  
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  
天泰。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  
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  
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  
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  
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冰。

是亦不可  
以已乎

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  
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辟如圍場  
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恥  
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  
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  
成。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燾等  
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以真德秀爲江  
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朝辭。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  
日蹙。達鞏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  
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

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已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

指畫如明鏡

子讀此疏三擊節已而正襟危坐以思保民而王若宋諸君雖恤無歲不下民間無事不寬即使虜氛日強民萌可恃何遂決裂乃爾反覆深惟大都詔令之虛文多聞

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世。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洵洵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

閻之實惠  
少朝廷赦  
吏胥不赦  
或偽增戶  
口或妄捏  
蠲免而况  
名色太多  
一役議除  
一役又起  
至于詳干  
水利寬干  
浙東西賴  
南渡臨幸  
耳故孝宗  
之恤民猶  
惓惓而此  
以後實政  
亦罕矣

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  
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徧州  
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  
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  
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  
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握之餘舉  
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  
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  
生卽膏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

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為蒙  
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  
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  
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  
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  
歛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  
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  
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宋紀八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切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

以此知戰  
國人材猶  
可觀

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

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  
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  
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鼓，結余  
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  
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  
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  
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  
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  
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  
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

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  
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達、鞞之在，今日無  
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  
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  
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  
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  
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  
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  
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

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瘡。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

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

蒙古蕭阿先吾也兒

權師吾也。見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初。太常博士孔燁定議曰：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祖謙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考功郎丁端祖覆太常議，是從之。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

本特下有字

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  
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  
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  
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  
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  
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  
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  
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  
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  
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惇、頤則又

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  
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  
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惇  
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下太常定議、  
謂惇、頤誠有功于名教、緣官品未應賜謚、奏內所引  
邵雍等並係特賜體例、備申朝廷指揮。丙子、命諸  
州招填軍籍。二月甲申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  
震。三月乙卯、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  
通。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  
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遼王留哥

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府。金晉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六月，西川地震，黎州山崩，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計殺之。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

任希夷

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癸卯。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設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

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穹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為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夙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  
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旣已追錄、至其所宗  
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  
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  
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  
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從  
之。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  
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  
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

蒙古取張致

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  
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  
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  
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  
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  
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  
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  
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  
使、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  
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

金苗道潤

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右  
監軍、行元帥府事、十二月丁巳、給諸軍雪寒錢、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

起丁丑至巳卯凡三年

寧宗九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春正月、著作郎吳泳輪對

言、願陛下養心以精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倖踈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稟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

吳泳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  
省之浮費以犒邊土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  
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  
也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  
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  
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  
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  
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  
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  
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舍內修外攘爲

丁翁再請  
謚

謚法二弊

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魏了翁狀奏臣  
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  
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  
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  
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  
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翬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  
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  
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  
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  
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



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是宗敦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

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整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上門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

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  
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  
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  
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二月庚申地震、壬戌雪、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  
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  
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金尚書省  
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  
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  
仍舊給之、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

金不以用  
兵廢士廩

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  
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  
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曷仲  
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遂以武仙同知真定  
府事、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  
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  
之謀、木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  
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  
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摧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  
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

金武仙通  
真定之梗

盛允升死  
難

金許古

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叅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金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皆劉二社餘黨劉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執霍儀斬

襄陽光州之捷

趙方子范蔡

扈再興陳祥孟宗政

之前後斬百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蔡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

王辛劉世興

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金人乃去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吳潛及第第一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秋七月丙子朔日食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

嶼作嶼

沈鐸

應純之

李先

高忠皎

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九  
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  
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  
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  
等生羨心焉八月乙丑詔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  
力可將帥者冬十月金以河南爲中京會昌府  
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戊  
申以軍興募民納粟補官癸亥金完顏贊以步騎  
萬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軍守臣黃  
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  
雄棄大散關遁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蒙古專任  
木華黎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  
事賜誓券命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  
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  
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  
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  
其城時州人趙瑁從木華黎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  
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  
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

趙瑁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古大祖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

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丙午，金人破皂郊，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敗。戊申，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

王逸

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

吳政

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 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丁亥詔羣臣集議平戎

禦戎和戎三策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

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

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慙絕不

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

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

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

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

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

金何伯祥

張柔降蒙  
古

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

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

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

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

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

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

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

意狼狽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

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

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六月湖州水

蒙古帥明  
安

金鳥古論  
德升死節

詔恤貧民、秋七月辛卯、蠲四川關陝諸州稅役、  
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八月、蒙古木華  
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  
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  
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  
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  
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  
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  
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  
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冬十一月戊午、大風、壬申、

金李革完  
顏訛出虎  
納合蒲刺  
都死節

金人犯安豐黃口灘、陝西人張羽來歸、十二月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  
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  
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  
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置

使董居誼赴行在、居誼帥蜀、以黷貨大失士心、所至  
輒敗、故召還、以聶子述代之、辛卯、金人復寇西和  
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眾、乃還、乙未、興元  
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二月癸卯、金  
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丁未、金人破興元

趙彥呐

吳政死戰



大安之捷

石宣

府權府事趙希旨棄城走。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僉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焞許之。三月己巳以鄭昭

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叅知政事。閏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細巾爲號。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珣命池州都統制武帥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

季全解圍

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  
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  
將數人全取信以此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  
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  
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  
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給涉云  
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  
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歿也夏四月庚午張福  
莫簡等擁眾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劔門檄醴泉觀使  
安丙子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

阿海不死則全賞宜抑以此為辨亦可破奸謀

誤

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  
遂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是月曾從龍罷奪  
董居誼官時張福等亂勢益張四川大震張方魏了  
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時  
李璧李璣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乙未  
安丙至果州會詔以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  
撫使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  
請行不以老疾自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  
聞命引道亦不以讒間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  
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

以盧瑩取人賢者亦為所蔽如安丙其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當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斃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

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不忘苗道潤之讐、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綠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

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西川地震。辛卯，太白經天。是月，張福擁眾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安丙。秋七

平細巾

月丙申，安丙誅張福，命巒王大才以祭楊九鼎，謂其失事致九鼎於死，且以復誅何九齡等之仇也。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眾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細巾賊悉平。庚戌，丙班師還治于利州，再貶董居誼，永州居住。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翔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

棗陽之捷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  
鼓鞞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

忠順軍

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是月，李全復齊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

此是一好機會必須大臣經界

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卽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湟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湟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

降金張林

此朝信全以

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蒙古主鐵木真親征西域諸國取訛荅刺城擒其酋哈只兒木華黎克尙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冬十二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

高琪象多  
下金

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邪。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金右丞相木虎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象多厚撫亂軍而象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管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象多二人也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

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通鑑卷第一百

